

# 民衆週報

蘇江省立南京民衆教育館週報社

第二一二期合刊

本日期目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立券新聞紙類

防備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石
今後的反日運動.....	秦鏡
上海市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	秦鏡
商業資本與農村經濟.....	快然
到羣衆中去!.....	丁環
婚姻的要件(法律常識).....	授一
從上海回南京.....	青羊
可怕的房子(小說).....	子沙
黃浦江頭的惡象(詩).....	勁之
全世界弱小民族反帝的宣言.....	轉載

## 防備「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石)

本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軍事行動，炮火已經炸燬了上海華界的重要工業，文化機關，和繁盛街市，中國民衆無辜被日軍機殺和死在炮火之下已數萬餘人，屍與血已狼藉的陳流在遍地。日本帝國主義現又傾其海軍全力及陸戰隊，戰鬥機，更運用毒氣炮彈轟擊長江沿岸與東南沿海及京杭各重要城市，同時英美法等國軍艦飛機也已雲集內地，準備着瓜分中國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現在時局的危險，我們所謂爲國忠貞之徒，已在帝國主義壓力威脅下，重新估價的聽命國聯，因此對外盛傳的對日官戰痛加否認，仍向帝國主義高呼「公理」和「平」不置；其次是在國內而後殘餘勢力乘機拉攏在一國難一掩護之下，主張所謂「先安內而後攘外」爲虎作倀；東北投降軍人及滿清餘孽，更趁亂設立什麼滿洲國，僅由外交部一紙空文宣言了之，不敢明令聲討。全中國民衆們，當此緊急關頭，還是鎮靜而待斃？逃亡國苟安？赴戰以求存？這些都不能容我們再有猶豫或觀望的餘地了!

放在眼前的事實，自瀛案發生後，國聯的態度漸趨強硬，英美法等國有取積極干涉的趨勢，在一般不明瞭國際形勢的人看來，要以爲中國的救星來了，日本帝國主義可以不怕了。不錯!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踏到長江流域；不僅使中國民衆流血損失，同時也破壞了英美法等國經濟利益，外交自趨孤立。但英美法等國是眞爲了所謂正義人道麼？他們不過爲了他們在遠東的經濟利益，爲了門戶開放，大家分贓。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仇敵，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我們要防備「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出版

本報零售大洋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 今後的反日運動

(秦鏡)

「時局將有大轉變！」

在經濟恐慌下，各帝國主義者矛盾對立達於極點的今日，歐戰列強，正在恐慌萬狀，鉤心鬥角，醞釀製造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凶惡的大戰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已顯明的看見此一前途：乘此列強無暇且無力東顧的時候，抱定先下手為強的主義，預為將來凶惡的必然到來的第二次大戰作地步，在防俄戰綫口說掩護之下，實行其獨霸遠東的企圖。以期將中國至少滿洲不受絲毫限制的完全置在他的支配之下，以為將來在大戰中占優勢及絕對的持久力的地步，故日帝國主義，過去的占領滿洲，今日進攻淞滬，我們應當在此意義上加以認識。

中國的統治階級，事實決定他是帝國主義代理人。這在每次事變反映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滿洲的不抵抗，是日本在防俄的口號之下，得到了列強的同情默許，甘願對日讓步的反映。淞滬的抵抗，是因為日本的此項行動，已溢出列強所能容許的及其自己所倡導的防俄口號範圍之外，而侵犯及列強的根本利益，充分表現其

有獨霸東亞的野心而必需與制止的反映。故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當局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政策，恰與各帝國主義現在對日的態度即「一面抑制日本，使他活動範圍，不出防俄意義的滿洲；一面壓制中國，使其對滬問題屈服」，如出一轍，我們要明白這不是偶然現象。

現在我們看見的中日問題的趨勢，是日本不顧或不止徒為列強作反俄的先鋒，在滿洲事件中，不願與強大的蘇俄作積極的衝突，他的目標反在利用英美對立態度難趨一致的時候，向易與的中國作更進步的侵略。所以他對北滿可以暫時放鬆而急急於下錦州攻淞滬。說者謂日本攻淞滬只是一種手段，目的仍在逼中國承認蒙他的既得權，及強迫中國禁止反日。我以為這是曹生皮象之談，不切事實。因為滿洲實際已在日本手中，中國承認與否？不關重要。或以為不得條約上的保證，恐將來國際情勢有變化時，列強不承認日本占滿洲。不知果列強有力及有需要干涉日本侵占滿洲時，即得到條約上的根據也不能遂占得住。

如中日戰後遼東半島不是已得中國承認割讓日本了嗎？但因俄德奧的干涉，終不能不退還，這是顯明的證例。否則即得不到條約上的根據，誰也奈日本何？如廿一條中國早不承認，為什麼，旅大到期而不能收回呢？所以我們可以說，重來「事實即法律」只有法律遷就事實，沒有事實遷就法律的。又要求中國屈服禁止排日抵貨，這也不是此次日軍攻滬根本原因。因為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日軍事行動，是出在吳鐵城接受亡國條件後。可以日本的一切表面文章都是藉口，他之攻淞滬，實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目的是要獨霸東亞。故在現在加強態度轉硬情形下，日本仍申言將不受任何威脅，貫徹到底。假定最近日本本國及國際形勢，沒有變化日本的此等政策必積極求進展。在此等情形之下，各帝國主義的態度，將對日日趨強硬，在新的結合，新的對峙局面下，由中國問題，將引起各種矛盾，必開展兩個戰綫，而爆發大戰。在初期即從今日起的傀儡人的中國統治者的態度，亦將以此為背景，放棄其不抵抗主義而變為抵抗主義。但此抵抗不就是革命民族自決的意義，他只是占在帝國主義的一方面作走狗而反對另一

方面，在這種情形下作傭工而苟且圖存的勾當。

過去我們反對統治者的在滿洲的不抵抗主義，因為他是承受了帝國主義意識，毫無自立圖強精神，根本犧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但自今以後，他即取了抵抗態度，我們仍不要輕忽他仍有承受帝國主義的意識而為其走狗（前此徒為其作魚肉）犧牲民族國家的利益的意味。所以我們對此戰爭的態度原則上是擁護的，但他要力爭兩個條件就是：（一）反日不忘反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反對統治者的連甲抗乙的另軋另頭的政策。（二）力爭愛國運動自由厲行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及革命力量的革命民族自決。誰不相信，請看中日正在上海作戰激烈需要全國動員的時候，政府尚有禁止人民組織義勇軍的命令，這是什麼意味？巴黎和會的結果，給我們以參加帝國主義混戰的血的教訓，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資產階級，絕無獨立自主的意識。在他領之下的戰爭，絕不是民族自決戰爭，要達到民族自決戰爭的目的，只有民族的自決，只有建立民衆政權。否則懦弱的統治者，他在不抵抗主義時代對內是嚴厲壓迫，在抵抗主義時代也是對內嚴厲壓迫的麼？他要

擁護他他反得禁止你，結果仍是她媚外賣國，不過顧主不同，并在給我們以戰爭犧牲。

帝國主義聯合壓迫我國，除在防俄意義上的滿洲問題有很少的可能的存在外，對整個的中日問題尚不存在（因為在瓜分意義上也不免衝突）這必需要在革命民族勢力蓬起，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或不能支持時。現在我們的問題，倒不難在對滿問題，列強對我國合壓迫的瞭解，而難在日本對華長久進展引起各帝國主義間不可解決的衝突中，我國統治者抵抗主義的性質的瞭解。因為狂熱的愛國羣衆，最易在此時受統治者的蒙閉與欺騙而放鬆了他。

誰說現在統治者，始終將抱不抵抗主義呢，或他的抵抗主義，即是革命民族自決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呢？這都是未得着事物的真實性。因為統治者，是沒有自主力的。他在此一帝國主義形勢下面可以取不抵抗主義，他在另一帝國主義形勢下面是可以取抵抗主義。

### 本報特別啓事

茲因滬案嚴重，交通阻斷，紙張來源斷絕，南京各種刊物，均受巨大影響，縮小篇幅，維持現狀。本報迫不得已，自下期起，篇幅略，文字當更求精采，敬希讀者原諒，並盼源源惠稿，以光篇幅！

抗主義的。但他無論抵抗與不抵抗，都是依附帝國主義而不能代表領導民族革命戰爭則是一樣。我們如疏忽了此點，則將險於機械形式主義，使持論與事實背馳。

現在事變的發展，有日益擴大趨勢，將有大轉變了。在事實上統治者將被決定於棄其不抵抗主義，而取抵抗主義了。雖然現在各帝國主義尚在彌縫，相映下的統治者正在妥協。但恐日本的獨霸雄心，終將使此等企圖，歸於幻滅罷。所以我在今日要提醒大家，今後的反日運動，勿徒看眼在統治者的不抵抗亡國政策，而要轉注意統治者的抵抗的亡國政策呀！我們現在應高呼：民衆自覺起來抗日到底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及革命力量，爆發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尤其是以中國為戰場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力爭愛國運動的自由！反對統治者投入另一帝國主義懷抱中的抗日政策。實行民族自決。

## 上海事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 (秦鏡)

上次大戰，凡爾賽和約的結果，不是爲當時所謂「公理戰勝強權」一根本消滅了帝國主義的矛盾，他只是由帝國主義的合併的結果，實現了帝國主義適應當時世界再分割的一個過程。在強食弱肉的局面下，已播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十餘年來，新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內在的衝突矛盾，日益加劇。在帝國主義者間的和平運動如所謂九國公約保安公約非戰公約國際公法軍縮會議等的掩飾下，使我們看到凶惡的二次世界大戰將臨的印象，時刻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顯現在我們日中和腦中，而日益具體化。尤其是近兩年來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帝國主義者間，更不得不加緊市場之爭奪，世界大戰，便又走近了一步，此次由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滿洲，以至現在進攻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同時也是國際帝國主義支配中國之經濟中心的上海，世界大戰便更走近了一步。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市場爭奪尖銳化之今日，利用國際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之企圖，及英美對峙與法蘭西之孤立，對日本之拉攏。蘇聯理首於五年建設計劃對外力求和平及中國反帝運動的消沉的反動局面的時機。採取武力政策，以替代他力有所不能的經濟戰爭政策。奪取滿洲，進攻淞滬，藉以完成他的遠東霸權，而預備其在將來大戰中優勢有利的條件。在此等情勢下，照理必引起各帝國主義者忌妒，而出於積極干涉。何自九一八以來，直至今日，日本對中國步步進攻，各帝國主義者反若即若離的每次與以默許或陰助，如英美法統有此等表現，這都是各帝國主義者矛盾對立對日本造下橫行無忌有利條件的證明。惟此等矛盾對立，并不能在中日問題中，常陷於此等不死不活的僵化狀態中；反之他在中日爭端擴大延長中，必然的將爆發不可彌縫的衝突。

在現在國際形勢的局面下，帝國主義與蘇俄對立，在遠東英美與日本對立，在全世界英美對立，日本竟在奪取滿洲後，單獨炮擊上海。這是明白告訴全世界，日本將不以占領滿洲爲已足，要進一步確定他在東亞的主權地位。這件事當然要使各帝國主義者驚恐，尤其是華盛頓與倫敦，因爲這件事在國際複雜關係中，恰如大江中的洪水，一時波浪滔天，使困守中流的船，不能不決定他進退態度，而不能須臾延擱。故自上海事變發生以來，一方英美法對日態度不能完全一致；一方又各有準備的競力向上海增兵，此等現狀，在日本侵略無已下，果繼續下去。則將來以英美爲主的世界大戰，將會經過美日戰爭而實現。此一戰爭，不但將決定中國命運，並將決定世界命運。惟美帝國主義在此時間尚顯及其戰後的孤立，在全國緩延世界大戰，極力維持與英的態度一致，而不單獨行動。雖在此日本完成其東亞霸權野心，已暴露無遺的時候，尙企圖此一計劃的成功，以期能夠（？）一面抑制日本，一面強制中國承認在上海設立中立區或共管區，和在他們監視之下與日本直接交涉，解決全部問題，尤其是滿洲問題，使中國完全屈服在一切帝國主義之前。在門戶開放的原則之下，以各國無形的共管瓜分，來代替日本的獨占的武力征服。不過此目的，在現在日人心目中，及國際形勢下，殊少實現可能，我們試看國聯強硬照會日本不但不理，反在此時與中國下裏的美敦書；又英美的完全的實力的對日態度一致，亦無可能；如最近英國國會傾日的勢力尚強，均可證明。蓋在世界意義上英美有不可調解的衝突，這是受了事實的決定。因此我們可以說，世界大戰，將會經過日美大戰而實現，但日美大

戰，在初期的時候，亦將經過以美帝國主義作背景的中國統治者的抵抗而實現。（此點請參看拙作上篇今後的反日運動）

在此事變的發展中，因為東方的諸基本條件所限制一地廣人稀經濟落後，使一切進程帶着慢性的託延的蠕行的性質。故中日戰爭，一定是將陷於較長期的鬥爭中。在革命民族勢力尚不能左右大局，仍在軍閥資產階級統下的中國。中日戰爭，尚不能保障他為民族解放戰爭，他必一開始將帶國有濃厚國際戰爭意味，即是說中國統治者將隨時勢推移而導此戰爭，為另一方帝國主義而反對另一方帝國主義的漩渦。（參看今後的反日運動）

同時此戰爭在世界大戰的意義上，亦必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只是帝國主義戰爭部分的接觸及欽慕的開演。不過在此長期製造中，恐其結果不徒在亞洲，即在歐洲亦將發生重大事變，而爆發整個的世界大戰，那時的戰場，恐將不止在一個大陸。

但我們又須指出的是中日戰爭，無論其為帝國主義者如何操作及中國的革命，但此一戰爭的後果；必然的會引起兩國內部政治變化，因為我們知道日本封建軍閥制度，在現世紀之

初，尚能供幼稚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利益所役使。但最近廿五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舊社會的政治形式引起急劇的分解。從那時日本已不止一次的走向革命。但因在他國內缺乏一個强有力的革命階級，可以實踐由發展所提出的任務。此次戰爭的結果，將耗竭日本的經濟機體，加增國內的不滿，使矛盾尖銳化，而加速革命的危機。中國因反帝國主義侵入堅絕自衛之必要，又因統治者不能根本的澈底的作民族解放戰爭，將重新培植起民衆的革命情緒，必可以收回已失去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光榮局面。

因此我們知道，歷史的演化，恆在辯證的矛盾律中發展。從此次上海事變，一面我們可以看到由他可以引伸到世界大戰。一面我們又可以看到同時由他可以生出否定他的內在的發展的存在。將來在此戰爭過程中，由德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小日的革命及殖民地地的革命，與歐美各國內在的變化。與蘇聯的活動，而根本否定了此一戰爭而改變全世界。我們在此時如只看見他的前面，將變成悲觀論，如只看見後面，將陷於客觀的等待主義。即將兩面通看出了而昧於現在兩

者！革命與戰爭！的勢力的對比的輕重，亦將陷於模稜兩可的態度。以為帝國主義與蘇俄及革命危機的對峙，將不可能發生其混戰，這也是昧於事物的真實性。

我們現在可以指出：在現在情勢下，帝國主義混戰是存在的，革命的前途是可能的。現在這兩個相反的東西，正在同一速度下進展。勝敗決定之機，將日益尖銳，而無絲毫的暫緩與投機的餘地。現在在革命方面，伏着兩個危機，就是（一）中國在現在統治者對日戰爭策略很有反日而投入另一方帝國主義懷抱中的企圖，根本不是澈底反帝國主義；（二）蘇俄在此時正埋首於他的經濟建設，及憂懼帝國主義之環攻，而對中日問題，取了和平中立的機會主義的態度，而不敢堅絕的占在中國人民方面來。其實中國和全世界革命的命運，實與蘇俄的存在有共同的關係，一個國家終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完成的。又帝國主義之進攻蘇俄與否，根本是決定於他們自己的條件，而不簡單的決定於蘇俄是否宣布中立與和平。因為如此，所以蘇俄的宣佈中立與和平，只有在失去中國人民以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

信仰中及與東方的無恥的統治者以造謠機會上才起作用。如市上一時盛傳的日俄妥協勾結說，并不能防止帝國主義之進攻。全世界的革命民衆們！我們現在只有起來反對第二世界大戰，首先是援助中國人民抗日反帝到底，及提醒蘇俄此時應以全力來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運動，而取消其所謂和平中立態度。尤其是對中國問題，應在宣傳上實際上堅毅與遠見，徹底占在中國人民方面來。

上海事變與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正如在一包炸藥上投上一根火柴

## 商業資本與農村經濟

(快然譯)

一、農奴制的再生  
十三世紀農民的解放，到了十四世紀，不但未曾繼續下來，農民反而又受到新的壓迫，生活狀況又日趨惡劣了。

農民壓迫的增加，生活狀況的加劣；其最大原因，即為城市中商業資本之發展商業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耕種方法及技術的改良，尙未發生興趣，他只想把糧食及其他農產品（麻、毛、皮等）變成與城市工業品

。他的燃燒爆炸性，將至於不可限量。雖然將來在某種情形下，或會現出一短小時間的和緩曲線，但他終至不可已止的。人們徒迷感於統治者一意屈服及各帝國主義者對大戰尚無決心遂斷定此事件不會擴大，這是錯誤的。我們對此問題，應當更着眼在整個國際複雜關係，形成日本之獨霸東亞的野心，及獨華絕對不放鬆的態度上去認識，自然可以明白。我這一篇文章，是對前一篇文章！今後之反日運動！補充的說明，讀者最好是將兩者參看。

一樣的商品，就算完事。至於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商業資本是毫不關心的。自然，農民必須一變而為商業的生產者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喚醒了從前封建的諸侯，去適應新的交換制度。在那時幼稚的生產技術的條件之下，只能用擴大耕種田地或增加剝削農民的辦法，才可把剩餘的農產品，送到市場上去交換。於是地主就佔據農民的土地，尤其是農村公社的土地逼迫失却

土地的農民來給自己耕種。十四世紀時——地主佔據農民的土地，又因為下面幾種關係，更形便利。很多地方農民，因為土地荒蕪（廣耕制的結果）遂拋棄土地，跑到城市裏去了。十四世紀歐洲有定期的農業恐慌，產生了飢饉及瘟疫，農民死亡無數，他們的土地，遂變成一片荒場，特別是十四世紀中葉，（一三三七，一三五〇）時「黑瘟」蔓延，鄉村人死亡者，達全數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地主猶估這些已經死亡的農民的經濟，其土地增加的數量，較前多幾倍。留在鄉村的農民，也不能耕種自己的土地，因為他們缺乏牛馬，農器及種子等。他們不得不在奴隸條件之下，去代地主作工，俾能得着農產品。勞動力的缺乏使地主不能不束縛農民，不使脫離其土地。現在城市需要糧食及農產品，不僅爲了自己的需要，而且是爲了市場。農奴經濟遂帶有商品的性質。農奴制遂在新的交換的基礎之上，重新降生了。

### 二、農奴制的性質

商業資本主義時代農奴的依賴比之封建時代還要利害。從前的封建諸侯，需要農民在他的土地上作工的農民愈多，則財富亦愈大，政治軍力亦愈

強壯。當時在戰爭或被侵掠時，諸侯對於農民還有一點保護。加之，因為那時自然經濟的統治，生產品不過為自己的需要，並不出賣，故封建諸侯的剝削是為其本身的需要所限制的。現在却不同了。地主現在不注意其農夫的数量，而注意其土地及產生的物品的數量了。地主設法減少農民的數量（節省食物），增加他們的剝削，把他們的生活及消費減少到最低程度，以求多得剩餘物品，運到市場上去，地主農民間的仇恨，日漸增長，穀粗的工役，也增加了，農民的一切剩餘物品，都被剝奪，只剩很少的一部分物品，勉強維持其生活。不僅成年男子受很大的剝削，女子兒童，也是同遭壓迫。大的農奴經濟，不僅用盡了農民的精力，即土地的天然力，也用完了，因為大的農奴經濟的耕種技術，還是很原始的，不完備的。

此外，農民又受集中化的政府的剝削，繳納各種的賦稅。農民受兩重壓迫兩重剝削（地主的與政府的）結果，自趨於窮困，及破產，諸侯打仗的弟兄們，現在因沒有用處而遭解散，十五世紀的改革，以及地主與諸侯的剝削土地，使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日益加速。農民對這種壓迫及剝削

反響，就是十四五六世紀不斷的農民的暴動及農民的戰爭。

經濟上增強地主勢力的農民制，既是鄉村適應新經濟關係的一個特別方式，所以他不是反對封建制度的，但同時却又又是助長新的形式的封建制度。地主（一部分為諸侯的後裔）還保留着很多封建的遺跡，有很大的權力駕馭他的農民。在商業資本時代初所產生的農奴制度是很大的適應力的，他在很多的國家中，（德、奧、俄等）繼續到手工業及手工坊的生產時代，直至生產轉到資本主義時，才崩壞。

三、法德的農民狀況  
西歐農奴制的發展，並不是同時一律的。

在十四世紀的法國，農村經濟是在一個衰落的時期中，特別是「黑瘟」以後，農民的土地減少很多。農民不能自由行動（雖不到處皆然）開始於十四世紀，牠的自然的结果，是工役，穀租與賦稅的增加，這種情形，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紀末。十五十六世紀內農民死亡的雖然很多，可是農民因土地的不足，在法蘭西的鄉村中「飢荒」已成了普通的情形，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法蘭西大革命（一七八九年

）。隨着農民土地的減少，地主的教會的及國家的土地，很快的增加了。

在德國的農奴關係，也在十四世紀開始的。地主用強權縮小農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田畝，穀租及工役。這個過程，繼續了三十世紀；瘟疫，在德國區域內所發生的戰爭，以及農民的破產，都加速了這個過程。結果，地主遂一變而為大地主，其經濟與農民的經濟大不相同了。為低下的生產技術，三田制及強迫的輪種制所統治着的農民經濟漸漸衰落了。鄉村中發生了階級的分化；高高在上的，有很少數的富農，在下的有僱農，半獨的農夫。大半的農民羣衆在貧窮與飢餓的狀況下，生存着呀。

四、英國的農民狀況

英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有牠自己的特點。那時在十二世紀時已經產生自由的獨立的農民了。而在歐洲其他國家中，這種農民直至農奴制消滅後，才產生的。在英國這種自由的農民，不僅由從前的農民脫化而成，很多的小封主與武士後來也變成自由的農民了。英國農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的產生，也是很早，他們大半是在英國諸諾爾曼人佔據時，失却土地的農民；但是這些無產者，還有一塊很少的約有

四五英畝的土地，這對於他們的生活，當然不夠的。

十三世紀中葉起，工役由金錢來代替了。同時又出現了所謂「自由佃農」(Cottage-holders)，即是從一地主的土地轉租一地主的土地的權利的農民。英國十四世紀時農民的束縛，不大發展，農民的依賴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已經消滅下去了。

英國十四五世紀時，自由農民及小地主佔人口的大多數。但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十餘年中，開始了農業革命，再主用強力佔據農民的田地，農民都變成沒有田地的人了。地主佔據了很多的土地的動機是要把牠變成牧羊的

場所。羊毛的價格大大的增加，使牧羊比種穀的利潤要大得多。從前，地主的土地是分成很多的小塊，租給農民，到這時，地主遂驅逐這些農民，又佔據他們的土地，以及農民公共的牧場。地主把所佔據的土地，都變成了牧場，圍成一個大圈子，同農民剩

下來的土地分離，且禁止他們的使用。農民也不得不把他們所留的一點土地圍起來防禦地主的羊羣。這個圍欄土地的過程，在英國發展的很快，包括了英國的大半，繼續了整個的十六世紀，至十六世紀末葉，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全落入地主的手中了。那時有一個英國著作家謨亞(Thoms)

Moore) 描寫當時農民土地被佔據的情形說：

「貪得無厭的地主為要圍圈幾千畝的土地，成為一片，耕種土地者遂被驅逐脫離自己的土地；地主或以強力，或以欺騙，或以壓迫，或以其他不公平的侮慢的手段，驅逐他們。結果，使他們不能不出賣他們的一切。」

照這位著作家的話看來，當時完全是「羊吃人」的時候了。農民失却了他們的土地，遂變成生活非常困難的流氓無產者了。他們的生活狀況比之歐洲大陸上的農奴，實不見得高明吧！

## 「到羣衆中去！」

——給服務民教同志們的一封信——

丁瓚

……中華民族的危機的尖銳化，到現在是更露骨了，不，這又何止是中華民族的危機呢，整個世界的現有形態，不是更加速的趨向於崩潰嗎？日本雖以進攻蘇俄的條件，而得了英美各帝國主義者的默許而放膽的明奪東省，但這次進攻上海確絲毫彌補不了各帝國主義在華嚴重尖銳化的對立形勢。日本進攻上海想獨霸東亞，使各帝國主義者更深了對華受了很大的威脅與恐懼，所以列強態度日愈轉變強硬，大有馬上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尤其是以中國為戰場，瓜分中國的戰爭。朋友，我們的世界，是開始

的壓根兒的在動搖了，各列強國內失業後備軍的日益增加，殖民地革命狂瀾的復興與日益澎湃，(如印度朝鮮等)再加上各帝國主義者間混戰之一觸即發，這些，鉄一般的事實，是無論怎樣也不容我們再漠視了，朋友！我雖不能如預言家一樣的告訴你們，將來世界的展望，將是怎樣的一幕，但每個腦子沒有成爲化石的青年，誰都不能說到了現在的時代，對於歷史的將怎樣演進，還絲毫沒有感覺吧！可是再回頭我們的民族，在這一歷史的突變行將來臨的前夜，又有了怎樣的準備？想了這點，不得不令人寒心，本來一個民族的淪亡，祇有在身受的現實中看來，是一回不得的慘劇，要是把這慘劇嵌在整部的歷史中，那還不是常見的一頁嗎？所以我們民衆，要是真真的爲了不耐帝國

主義的武力摧殘，和統治者的非法壓迫，而暫時的屈伏於暴力下，那在我看來，還不是怎樣值得痛哭流涕的事，祇是在歷史將開展新的序幕時，一個民族對於自己將怎樣自處，還茫然毫無知覺，那末這個民族不是死的也是僵的了。但，在現在的中國人，能看得到這一面的又有多少呢？目前市上所流行的大論時事的刊物，真如雨後春筍，可是真能這樣的把握着時代的核心問題，却又多若晨星，那些低能的學者與大學教授們，或爲了學殖荒落，夠不上認識這時代的嚴重，或別具心腸的明知之而故諱之，那到也罷了，因爲他們始終如寄生蟲般的迷戀着舊社會，被他們麻醉着的祇是那些『天之驕子』『幸福的驕兒』的大學生，民族的存亡，不見得維繫在我們身上，祇有他們，日日對着工農羣衆而說教的他們，我不得不肅重的來向他們提醒這點。中華民族的前途，繫於中國社會層中比重最大的工農羣衆，而席不暇暖的他們，便是這工農羣衆的精神食糧的給予者，朋友！就在這簡單的兩語中，他們肩頭的負擔，已重於千鈞了。因此對於這一時代的嚴重之認識，在日日與工農羣衆親近的他們，是急不容緩的，但回想到我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教養，想起現在一般所謂學者給予我模糊欺騙的解釋，又那能幫助我們來解決當前急不容緩的問題？這使我對民族前途的寒心，不覺又加深了一層，朋友！現在我們向工農羣衆將怎樣的解釋當前時代的嚴重？指出怎樣的途徑給工農羣衆們來度過這嚴重的局面？這些我們祇有靠我們在工農羣衆中所感覺到的，在歷史演進的事實中所體驗到的，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問題了。工農羣衆的意識，是我們重要的參考，他們的英勇，更是我們最好的鼓勵，我們如仍舊陷於智識分子自大狂的泥坑中，如仍對工農羣衆的意識與力量，作貧薄的估價，那末我們

便要永遠墮入錯誤的深淵，我們更永遠找不着當前的正確途徑。現在且把具體的事實拿來說明吧：當上海學生們的大隊在京滬路上僕僕風塵喊着：『請政府對日宣戰』的口號時，上海的工人大衆正喊着：『武裝自己來驅逐日兵出境。』僅就這兩個口號的對比，便可看出是誰比較的正確的把握着時代的核心了。再看勞動生路大自鳴鐘下的日本紗廠工人對日兵日抽的抗爭，和上海學生們在小紗渡募捐時受日兵的侮辱，更可看出誰的力量比較偉大？是誰比較英勇了！我曾在罷課期中，在滬上目擊過滬上工農羣衆的反日運動，也曾參加過首都學生們的請願示威，可是事後靜思，我開始的驚異着自身力量的微薄與渺小，試問這次的學生運動而至於都門喋血，可是實際上給予帝國主義者的影響如何？給予國內麻木不仁的統治者的威脅如何？固然這次學生運動的太孤立，沒有經濟上的基礎，最重要的沒有和工農羣衆發生聯係，不是很明顯的是這次學生運動失敗的致命傷嗎？所以誰忽視了工農羣衆，誰便不配在現在談抗日救國，誰不能把握住工農羣衆的進步的意識，誰便不配在工農羣衆面前說教，我們在校歌中唱着：『到羣衆中去』，不僅是我們的形體，而要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意識，我們的精神。我們再不能用自己後的思想來估量羣衆，我們不能再做羣衆的尾巴，否則我們不僅不能達到我們挽救民族危亡的宏願，而是無形中麻醉了羣衆，阻礙了羣衆，加速了我們民族的危亡，朋友！一念之差，可以鑄成千古大錯，我們不能不熟思而審慎了。

至於民衆教育的根本觀念，在杭州爲了時期的限制，僅讓我們很匆促的對於民衆教育實施方法作了一度的參與，所謂根本問題，是一點也沒有時間來談，直到現在，還很少見有什麼高明的先進有何等高見，學術淺薄的我，却始

保留着個人的意見，雖然為御用的學者們所不屑視，但，不妨在還純潔的恁們的面前，拿來討論，下面便是我的意見：

民衆教育是教育的一部門，我們不得不先談一談教育的根本問題；教育的作用，在供給環境和指導反應，而一切反應的來源，是根本於環境的刺激，所以不研究環境給予的刺激，更無從去指導反應；可是現在的中國教育家們，他們最大的成績，至多也不過在指導反應上。於是這裏便有了問題了，他們的指導反應，是憑着他們傳統的玄想的，在學校裏時，他們很仔細的依着他們玄想中的偶像去雕塑他們的學生，能被他們雕塑得有幾分像樣時，他們便高興的所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了，可是曾幾何時，他們的英才投身社會，却像阿啄巴樣的變起形來，他們祇懷裏着他們數載之功，毀於一旦，至於該怎樣才能使他們的心血不白費，怎樣才能使他們的英才不至于出校而變形，他們却無勇氣來探究，即使探究了，他們也無辦法，甚至他們還固執的以為我們教育家的職責盡於此了，根本環境太壞，不是我們教育家所過問的。這不是根本忘掉了『供給環境』是整個教育作用中一最重要的部分嗎？不知不供給良好的環境，便談不上教育，縱使是怎樣的辛勤，也不過是『取水澆鴨背』的白費心思，中國有新式教育數十年，而絲毫無補垂危的民族，一批一批的縮外走狗，皆是受過所謂新教育之高等流氓，也便是因為數十年來中國教育家們沒有把握住教育的本質，以為供給環境，不是教育家份內的事。一誤再誤，便難以收拾了，可是一般教育家，爲了有較長期的學校生活，對他們的學生，還有在狹小的學校內，來暫時的雕塑出他們玄想中的偶像，要是談到民衆教育，勞苦的工農羣衆，是一日也不能脫離生產，一

刻也不能離開現在的整個社會環境，試問我們將如何的來雕塑我們的工農羣衆呢？社會環境一日不改善，我們的勞力便一日無收獲，所以民衆教育者對社會的變革，是更不容漠視了，對偉大時代的認識，是更不容稍待了。我們不是常聽到一般以職業教育相號召的人嗎？他們或則幻想着將舊有的手工業加以改良來解決貧民生計，或則想訓練青年的生活技能，在無業可樂無業可得的社會中去解決個人生活，而於手工業之根本不足與機械工業對抗，及現在社會經濟制度下的大批失業爲無疑的結論，他們却毫不加以探討，這無怪乎職業教育的呼聲在國內轟天價響了幾年，而對於中國的社會，却仍然是毫無影響的了。所以如不能在時代的突變的濤浪中，領導着勞苦的工農羣衆來加些助力，使整個社會，變得更進步些，合理些，而來枝節的空唱什麼職業教育，生計教育，那無疑是勞而無功的，勞苦功高的同路人！努力民教的老朋友！我們將把我們燦爛的青年，交與工農羣衆，將把我們的赤血熱心，給予工農羣衆，我們的目的原不過是工農羣衆的生活得以改善，垂危的民族，免於淪亡，如爲了我們自己對時代沒正確的認識對出路沒清楚的辨明而在社會中起了反作用得到與我們的期望相反的結果，那末我們的罪孽還可以原諒嗎？記得母校（杭州民教實驗學校）的目標中曾說：『我們要探究高深的學問，纔能担当民衆教育的事業，』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進步的正確的思想，才配在工農羣衆前說教呢！否則祇是去說服工農羣衆來安順的受剝削者的宰割，美其名曰公民教育，消滅工農羣衆反抗的勇氣來維持剝削者淫臭的舞臺，美其名曰政治教育，那末我們便是千古的罪人了。……（於中央大學）

## 婚姻的要件

(接一)

婚姻的要件有二種：一種是形式的要件；一種是實質的要件。

(一)形式的要件——婚姻爲當事人間身分的變更和確定有使社會周知的必要。所以各國對於婚姻莫不規定須有一定的儀式，儀式方面，當然是各國不同。法國婚姻，須由男女住址地的身分登記吏報告婚姻，當於當事人住址地的身分登記吏前公開舉行。瑞士行婚禮時，須有證婚二人蒞場，並由身分管理吏授以結婚證書。德國在舉行結婚之前，須先行公告，當事人應同時到登記吏前，陳述願相結婚的意旨，舉行婚禮時亦須有證婚二人在場。日本結婚，須由當事人及成年證婚二人以上呈報於戶籍吏，以上都是舉行結婚必須履行的方式，否則婚姻就不能成立。我國習慣，男女結婚，必須舉行一定的儀節，新親屬法爲謀人民的便利，力探簡便，僅於第九百八十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的儀式及兩人以上之證婚人」，不必像各國那樣歷經過呈報的手續。

(二)實質的要件——關於實質的要件，親屬法上從反面規定不得有任何下列各種情形：

(1)須達最低的結婚年齡——早婚的爲害，已爲一般有識者所公認，如發育尙未完成，結婚有害身體健康；智識不完全，不能盡教養子女的責任等，不勝枚舉。所以文明各國對於結婚都有最低年齡的規定，所定的最低結婚年齡，因各國的風土氣候習慣的不同而互異。因爲風土氣候不同，人民的發育的遲早有異。熱帶地方人民發育較早，如

印度人八九歲差不多就發育完成，寒帶地方人民發育就較遲。習慣對於結婚時期的觀念很有關係，如我國人習慣早婚，西洋人就盛行遲婚。各國對於最低結婚年齡的規定，以英國爲最早，德國瑞典爲最遲，男以男滿十四歲，女滿十二歲，（這是因爲女子的發育比男子早，）德國以男子滿二十一歲，女滿十六歲；瑞典以男滿二十一歲，女滿十八歲；瑞士男滿二十歲，女滿十八歲；法意比以男滿十八歲，女滿十五歲；荷蘭蘇俄以男滿十八歲，女滿十六歲；日本以男滿十七歲，女滿十五歲；我國向有所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說法，這是一個理想上的結婚年齡法律上的規定，一方面固當力求合於理想上的標準；但另一方面必須顧到習慣和實情方能使其見諸實行。所以不能採用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古訓來做法定的結婚年齡。現在的親屬法上，審酌我國的一切情形於第九百八十條規定「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2)須不反親屬結婚的限制——親屬間結婚，各國均有明令禁止。我國古時向有同姓不得嫁娶的律例，後來因同姓的範圍太廣，改爲同宗不得嫁娶，這種風俗到現在還保留着；法律上對於親屬間的結婚，所以要加以禁止是因為：(甲)親屬結婚紊亂社會秩序有傷風化，如兄妹甚至父女或母子成爲夫婦，當然是紊亂秩序敗壞風化的；(乙)據生物學上研究的結果，血緣相近者結婚所生子女，體質和智力都不良。我國古時，即有所謂「一男一女同姓其生不審」的說法。（現在已有許多人說血緣相近者結婚，對於子女的體質和智力無關緊要，但這種新說法，現在尙未完全公認。所以立法時仍採前說）。但是同姓或同宗的範圍未免太廣，統統不准結婚，完全沒有道理。所以新親屬法在第九百八十三條上僅限定下列親屬間不得結婚。在這幾種規定

外的，雖為同姓或同宗，仍得結婚。

(子)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丑)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等之外，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不在此限。

(寅)旁系血親之輩分相同，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

前項姻親結婚的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

關於「血親」姻親「直系」旁系「八親等」「五親等」的意義，茲約略解釋於下：

我國向以男子為主，舊律對於親屬，分為宗親，外親，妻親三種。父血系統的親屬，稱為宗親；母系血統的親屬，稱為外親；妻方面的親屬，稱為妻親，這種分類，重男輕女，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因為父的父母和母的父母，對於己身的關係本是相同的，但是一則視為宗親；一則視為外親；妻對於夫的親屬視為宗親，且一切和夫一樣，而夫對於妻的親屬，則視為外親，且範圍只以二親等為限。

(用寺院法計算在下面)因此新親屬法將宗親外親妻親的名詞廢除，而分親屬為配偶血親和姻親三種，所謂血親是由於血統關係而生的，親屬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舅姑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等，男女的關係一樣，沒有宗親外親的分別。所謂姻親係因婚姻關係而生的親屬，依第九百六十九條的規定，姻親共有三類：(子)血親之配偶，如兄弟之妻，伯叔父之妻，姪之妻等；(丑)配偶之血親，如夫或妻之父母，祖父母伯叔父兄弟姊妹等；(寅)配偶之血親之配偶，夫或妻之兄弟之妻伯叔父堂兄弟之妻及姑姊妹之夫等。

所謂直系血親為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及孫外孫等。所謂旁系血親為與己身

出於同源之血親，如伯叔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等。

關於姻親的及親等第九百七十條上規定如下：

1. 血親之配偶從其配偶之親系——如己身與兄弟姊妹為血親，兄弟之妻或姊妹之夫與兄弟姊妹為配偶，己身與兄弟之妻或姊妹之夫之親屬關係，則從己身與兄弟姊妹之親系定之，己身與兄弟姊妹為二親等，(詳下面)旁系血親與兄弟之妻或姊妹之夫則為二親等旁系姻親。

2. 配偶之血親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如夫或妻之父母與夫或妻為一親等直系血親與己身則為一親等直系姻親。

3.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如夫或妻之兄弟姊妹之妻，或夫對於己身的親屬關係，與己身對於夫或妻之兄弟姊妹之關係，同己身與夫或妻之兄弟姊妹之親系為二親等旁系姻親，則己身與夫或妻之兄弟姊妹之妻，或夫之親系亦為二親等旁系姻親。

所謂親等，為測定親屬間關係之親疏遠近之標準。其法始於歐洲，計算的方法有兩種：一種叫寺院法計算法；一種叫羅馬法計算法。羅馬法計算法，於直系親屬間計算其間之世數，以定親等世代之數與親等之數相同，如父母與子女間為一世，則為一親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與孫子女，或外孫外孫女等之間，為二世，則為二親等，上下的關係相同，不若我國往昔喪服圖上認子對於父或孫對於與祖與父對於子或祖對於孫之關係不同，於旁系親屬，則計算時由己身數至同源，始祖之世數再從同源始祖數至對方之世數，以兩世數相加而成，如己身與兄弟姊妹同出於父母，從己身至父母為一也，從父母至兄弟姊妹亦為一世，則己身與兄弟姊妹之親系為二親等，若己身與堂姪則同出於祖己身至祖為二世，祖至堂姪為三世，則己身與堂姪之親

系爲五親等。寺院法之計算法，於直系親屬間與羅馬法計算法同，惟於旁系親屬間則計算時不用，合算之方法，而用於平輩間，數至同源之始祖，以其世數爲親等，於輩分不同者，間則以從輩分小者數至同源之始祖，以其間之世數爲親等，如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與己身之輩分相同，兄弟姊妹與己身同出於父母與父母間同爲一世，則爲一親等，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同出於祖與祖間同爲二世則爲二親等，若在胞姪堂姪或表姪與己身之輩分不同，己身與胞姪同出於父父與胞姪間爲二世，則己身與胞姪之親系爲二親等，己身與堂姪或表姪同出於祖，祖與堂姪或表姪間爲三也，則己身與堂姪表姪之親系爲之親等，我國舊律，用寺院法計算親等刑法，因頒布於民國十六年，故於親屬間刑法的適用有特別規定，仍用寺院法計算。但是現在的親屬法已採用羅馬法的計算法了，所以所謂旁系的「八親等」「五親等」均以上下合併計算。

我們明白了上面各個名詞的意義，對於第九百八十三條親屬間結婚的限制，就很容易明白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爲父與女母與子岳母與婿翁與媳等，當然要禁止結婚，第二項很明顯無庸解釋，第三項旁系血親輩分相同者，本須在八親等以外，始能結婚，表兄弟姊妹爲四親等，旁系血親照例在禁止結婚之列；但是我國向有表兄弟姊妹結婚的習慣。法律爲適合人情起見，明定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制，容許表兄弟姊妹間得以結婚。因此所禁止的只是在八親等以內的宗兄弟姊妹間結婚，仍帶幾分宗法的色彩。

姻親關係既是由婚姻關係而發生。若婚姻關係消滅後，姻親關係，當然亦隨之而消滅，不若血親關係之由血緣而生，具有永久的性質。但這時有一個問題了，就是姻親關係，消滅後，是否和自始就沒有姻親關係一樣，如甲乙

爲夫婦，丙爲甲之父，丙與乙間爲直系的姻親關係，如若一旦甲與乙離婚，此時甲乙間婚姻關係既不復存在，乙丙間的姻親關係，當然亦隨之而消滅，此時如若乙丙願意結婚，法律上是否允許？此種婚姻有傷風化，凌亂人倫，法律上應加禁止，在第一項上所規定的在即指此，但是爲避免。應用時解釋上或有爭論起見，更明定「前項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從此就前例乙丙間的姻親關係，雖已因甲乙間婚姻關係的消滅而消滅了，但仍不得結婚。

(3) 須無監護關係。法律爲保護能力薄弱之人之利益起見，有得以監護人之規定便保護其各種利益，監護人與受監護人之間關係很密，如若監護人向受監護人求婚，受監護人處於監護人之監護權下，往往有不計利害，貿然允許之危險，親屬法爲保護受保護人之終身幸福起見，於第九百八十四條規定「監護人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不得結婚，但經受監護人父母之同意者不在此限。」對於監護人與受監護人之結婚加一層須得受監護人父母之同意，以防不計利害貿然結婚之危險。

(4) 須非重婚。舊律有妻更娶者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逐婦嫁女或自招婿者，其女斷歸前夫等規定，此爲認重婚無效，因爲重婚有傷德義敗壞風紀，刑律上既有重婚罪加以刑罰制裁，不能認其婚姻有效。惟如前婚無效，或撤銷，（詳後面）或離婚或一造死亡，自行婚嫁者，自不在重婚之列。

(5) 須非相姦者結婚。通姦爲離婚之一原因，即夫妻之一造，有通姦之行爲，他造得提出離婚，如被離婚之一造於離婚後，與相姦者結婚，法律上是否允許？各國法例不同。英美法等國不加禁止，德日等國則加禁止，我國採

用德日法例，禁止相姦者結婚，舊律和姦者男女同罪，姦婦從夫嫁賣，若姦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仍離異，對於相姦者結婚限制極嚴，新親屬法於第九百八十六條規定「同姦經判決離婚或受刑事之宣告者，不得與相姦者結婚，」因為而設離異，若允許其與相姦者結婚，不啻間接受承認敗壞風化。

(6) 須非違反再婚期間！各國法律。莫不許再嫁，惟前婚解除或撤銷時，與再婚時之間，常設有一定期間之限制，即所謂禁止再婚期間，法律所以規定禁止再婚期間者，在防止血統之紊亂，因為婚姻關係消滅之後，遽行成婚，妻苟受胎，則他日所生子女，究為誰出，無可辨識，而血統不免紊亂。惟禁止再婚期之長短，各國所定不同，德法瑞士等定為十個月，自前婚解除或撤銷時起算。我國定為六個月，自受胎後，經六個月是否懷胎，已甚顯明，不必將禁期定得過長，致妨害女子的再婚。此項限制，所以防血統之紊亂。故期間雖未屆滿，若顯無紊亂之虞者，自無再加以限制的必要，故又後規定「但於六個月內已分娩者，不在此限，」就是說倘若於六個月內分娩了，立即可以再婚。

## 從上海回南京

(青羊)

(一) 想看孩子們的笑臉。我說小孩子哭時真哭，笑時是真笑。祇有大人會弄假，肚子裏哭，面上上偏裝出一副悅顏；所以苦行的悟空，你不能担保他沒有邪心。有時小孩子也會作謔，而我還是要歸罪到大人，這都是大人教壞的！我愛小朋友，所以多去和他們打交道，人家說我孩子氣，恐怕是因為多接觸孩子染來的。記得去年，有位女友因是說和我性情太相懸殊。其實在前輩先生面前，也會

溫文爾雅的做客套，這種假正經，她沒有應到吧了。在我却怨着多吃了幾年飯，已斷盡了自家的「天真」；而若有其事的大人們，偏這樣責成我：「你既也做了大人，就不許再去惹孩子們的「天真」！」不過大人淘裏的非難，改不過我愛小朋友的心。今年一月間，我寫了封信給一位上海的朋友，大意是說，「我是個平凡的人，除了不斷的渴求着要有火有花的生活外，永遠願照舊做個平凡的人！我很愛小孩子，所以在京白天為公家服務，晚上抽空作小孩子好讀的畫報。現在中國關於這類東西，僅商務印書館之兒童畫報一種，又看不上眼。我繪就者，已滿一冊，當然也不高明，自視或能差強人意。現館中將放棄假假一星，其間我來上海優遊，實與上海×書局接洽是項畫報出版事宜。我擬月出一冊，按期編繪。若與該書局接洽妥當，則總可贏得孩子們無限情意的笑臉？」一月二十六日早上，我帶了是項作品，去乘火車，下午到上海。為的是想看孩子們的笑臉。

(二) 先看司令部再聽大本營。我在上海住在北四川路長春路的白鵝畫會研究員寄宿舍的三樓上，朋友張君的房裏。我想在上海反正有一星期的勾留，畫報稿紙就擱上一兩天，送到書局裏去也不遲；所以到了二十八日的午後，還沒有把這些畫稿送去。就在這天下午四時許，張君回來對我說：「外面風聲不好，公部局已經戒嚴，路上有許多人，裝運着箱籠逃難呢！」是的，日本領事已給吳鐵城一個最後通牒，提出亡國條件，橫蠻的糟塌我們上海市民的生命財產倒不算，反要吳鐵城承認四項亡國條件；否則，他們的軍艦是船在領事館前的，登岸的陸戰隊，就要自由行動的。「自由行動」表示他們去年九月十八日晚上瀟陽的豐功偉蹟，是說在上海的華軍，還不是同東北軍一樣的

不敢抵抗的懦蟲！而且腳踏滿志的日本軍閥，明明對着各國領事說過：「祇要四小時，就可以把在滬的中國軍隊，如數解決！」這真太污辱我們中國軍人的人格，最可怪的是各國領事，會去相信這一派狂言，忌憚起來，很無理的把公共租界北區劃給日軍做戰地，並授以該區警察權。此間形勢，如此惡劣，戰禍早晚就要發生；不過我滿不在乎，倒沒有像各國領事，把日本軍隊看得如神聖。我就關上房門，同張君跑到北四川路，果見許多車輛滿載着難人和箱籠，南來北往的奔馳。日本的海軍陸戰隊，也很多用汽車由江灣方面運來。兩旁的商店，都鐵門鎖得緊緊的，玻璃窗裏，掛起平時所不用的漆黑的幕布。佇望了一會，我們便到左邊去看日軍司令部，再到右邊去瞧日軍大本營。

(三)心裏不怕死身子老是抖。日軍司令部，就在北四川路那座高大洋房，日本小學堂裏面。門口有幾個黑衣服白褲腿的日兵，手中握着刺刀的鎗站着。江灣的一大日本海軍陸戰隊大本營，一可和往日不同。門口有兵守衛，還用上半截紅下半截白的幕布掛着。他們自家人員進出，要掀起布角，俯下身去，像老鼠般鑽的。瞭望台和屋頂上，如列星的散佈着兵士。我們瞧過了回來，路上碰着三五個日本和尚，散着髮，挺胸突肚的，一壁大步踏着路，一壁砰砰打着鼓，扶桑島來的僧人，也是像惡強盜，大肆似似的。我們吃了晚飯，買了一張時報號外。報上說，吳鐵城已承認四條件，日領事表示滿意，今晚可以平安無事。我默默的想，想着承認亡國條件，吳鐵城竟完全承認了！晚上我異常疲倦，九點鐘就上牀去睡。我們房中，本有四人，項君，這晚沒有來睡，我合眼就睡着了，不知張君和他的爸爸，是甚麼時候睡的。夜間十二點半的時候，我們

的睡興正濃，還是四層樓上，忽然四位朋友來敲房門。

「不得了，大家快起來吧！」

「怎麼一回事……？」

我們都醒了，密耳的鎗聲，噠聲，劈劈劈，拍拍拍，而且架在我們後門口的機關鎗聲，大家聽得最清晰。張君的爸爸，已着好衣服，起來把外面的人放進來。

「日領不是表示滿意，怎麼又打起來啦？他們真橫蠻！」我說，我睡的牀，正對着窗口，叫進來的朋友幫我牀鋪移過一邊，靠着牆頭，以避流彈，要逃是沒有路了。

「啦……啦……啦……聽得一隊日兵走過來，一聲號令，都住了脚。張君的爸爸，走近窗口去瞧。

「伯伯！別讓他們看見你，這可不得了！」我警告張君的爸爸。

「是。」他退回來：「可是他們已把我們的大門包圍起來啦！」

日兵已把大門打開，留一部守在門口，一部跑上樓來。人千馬萬的聲音，頃刻已迫近房門。知道我們的厄運臨頭，想抵抗又無兵器。

「得！得！」本兵叩了兩下房門。

我在牀上心裏想「我不怕死！」而身子老是不由自主的發抖，鐵牀也凜凜作響。

(四)放他們的噠睡我們的覺。日兵跑上四樓去，扭開四樓朋友臥室門上的鎖。平平彭彭的翻搗一陣下來了。此翻是用了鎗托，把我們的房門猛撞。張君的爸爸，口被喊着「來啦，來啦！」上去開門。進來的，前面是個個西裝的日本浪人，把手鎗挺着人，打着上海話，「開電燈！開電燈！」

「總機關勿開，電燈是打不亮的，」張君的爸爸把電鈕板

給他看。

浪人就打起兩個電筒，從他身後，轉出八個獸兵，捉着鎗躍過來。把四位朋友迫在牆角，又叫張君起來，我在牀上，也被掀開被頭，就在胸口按着四把刺刀，我又冷又抖。他們先抄張君的爸爸的牀，又抄我的牀，把我們的被窩枕頭都擡在地上。過去到項君的牀上，僅把帳子刺破幾處，沒有細搜。然後就搗開箱子，敲破櫥門，亂搜起來，邦郎的碗破聲，切察的獸蹄聲……一時並作。臥室居然變做了戰場，瘋狗畢竟也有時會住了瘋。為首的一隻問：

「這裏還有中國人哇？」

「他是勿曉得格！」

「那能勿曉得？」

「……」

「你們做啥生意經？」

「畫畫的」

獸兵去了。房內衣服東西，狼籍滿地。我忽然想起項君昨天在我面前，宣揚過一件他父母的遺產——一把日本刀。據說是可以殺人的，削起鉛筆來，果然鋒利無比。這把刀是放在他自家牀畔的，幸而沒有被獸兵搜出；否則，大家就沒有命了。四位朋友，各人回到自家的房裏去了，我們從地上掀起被兒，倒身再睡。鎗聲，喊聲，沒有住過一刻兒；儘管放他們的噉，還是睡我們的覺，一會兒，誰也失了知覺的呼呼睡着了。

(五)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廿九日晨，我們起了牀。項君回來了，被我們埋怨了一頓，由他自家把那把刀藏過。別個房裏的朋友，也都跑過來，會集在一處。大家商量，夜來的驚嚇是受過了，今天怎麼辦？——還是大家先進了早餐，然後找條路跑到別處去，暫時避鋒頭吧。北四川路上，

是沒有食品買了，好在隔壁房裏的方君，他有白米，于是煮了一大鍋子的粥，有飯大家吃，個個吃得肚子飽飽的。

我們就推舉項君和方君去探路，他們倆長得像日本人，而項君是會日語的。他們回來說，北四川路是走不過了，祇有後面從沈家灣嘉興路一帶還可以走。我們都沒有帶東西，鎖上門出去了。日機在我們頭上盤旋，兩旁屋裏的日本男人，女人，孩子，都跑出來，有的伏在窗口，個個帶着驕矜的神氣，望他們帝國的飛機。你們以為是光榮的吧？大日本的僑民！我們沿途受着日兵的檢查，當這些瘋狗在我們身上搜索踐事，就把我們的身子一推，喝聲：「去！」我們此刻誰不抑着滿腔的悲憤，默默的忍受着走過了，同瘋狗暫時有甚麼好計較，要永遠記着我們的大仇人！我們到了蘇州河邊，大集團分為幾個小集團散了，和我在一起的張項兩君。我打算今晚宿到海甯路的朋友那裏去，現在先去同那位朋友接洽。到了海甯路，有許多婦女，號哭着在我們身邊走過。問了方知道，日機到處亂擲炸彈，有的被炸燬了房屋，有的被炸斃了親屬；日機還在我們頭上飛翔着。突然望見空中冒起黑烟，紙灰在煙霧裏飄着，人家告訴我，這是開北的商務印書館總廠炸了。嗚！商務印書館總廠炸了，兒童畫報不是也無期出版了！我便對張項兩君說：「朋友，我們走吧！這裏也不是安全的地帶！」

這天晚上，我們宿在靜安寺路姓夏的朋友家裏。

(六)我是到上海來白相的。卅日晨，買了份報紙來看，大號字刊出注目的消息：日軍黑夜衝入華界，我十九路軍奮勇殺敵，狂敵慘敗，我軍乘勝追擊，佔日大本營，毀日司令部，殘餘日兵，逃登艦上，蘇州河以北，恐屬我軍勢力範圍。我就對張君項君說：「蘇州河以北，已盡屬我軍，我們好去把戰地視察一下！雖然冒險一點，不很有興味

嗎？而且到了長春路，還可以把我們要用的傢伙帶點出來。」他們倆都不願意這樣做；經我苦勸多時，張君同意了。項君說：「要是你們到了長春路，請替我把那隻大箱子帶出來吧！」我笑挽起張君的手走了。

「大箱子太笨重，小皮箱無論如何請替我帶出來呀！」遙聞得項君在叮嚀。

我們走到北四川路橋上，望見天空滿佈着同昨天一樣的，房屋焚燒起的濃烟。過了橋，誰知一路兒沒有我華軍的蹤跡，祇有日本浪人，三三五五的在十字路口等着，擊着手鎗，揮着長刀，在檢查我華人，非常野蠻，我們過去，就擁上前來搜檢。我們祇能張開了手，任他們檢查。有些鄉下人，不懂事，邁步要逃，逃不了，就挨了毒打——抓去了，或是開鎗打死了。我們到了靶子路附近，終於被迫退回來。此翻搜查得更嚴密了，要我們解開衣服，給他們細細的檢搜。在我的身畔，被日本浪人搜出兩封信來。上面的一封信，是張君寄燈台去的家信，他們看：「母親大人………弟弟………妹妹」的話，以無關宏旨，交還給我。他們看到第二封信的信面上寫着「南京」，便大驚小怪的互相傳道着「南京呀！」這封信是我寄到南京我服務的館裏去的，向館長訴述歷險的經過，內有「日本獸兵的兇逆強盜，今親臉暴行，益堅我同仇敵愾之心。」等語，我想給日本浪人看到了這種話，難保不動起氣來，施出最後的獸行。我忙指着信中的第一句讀給他們聽：「館放棄假，來滬優遊。」急翻過第二張信紙，指着末一句道：

「未能回京之前，請爲告假！」

「我無非是到上海來白相的呀！」

「啊！來白相的。」

這樣方度過難關，不過進去時的那條路，此刻也不能通

過了，又從旁的小路兜繞出來。戰地觀察不成功，長春路也沒有到。

(七)你們的頭腦也清醒些了。卅一日早上，有十數架日機在靜安寺路的天空裏，魚貫的飛過。我和張君，又到蘇州河畔。有許多日本浪人，在搬運工部局的堆積在河邊的沙泥。又看到一家洋公司的守門警捕(華人)額頭緊裹着白布。我們上前去問，他說：「我是住在北四川路的，前天夜裏，東洋兵到各家來抄。我家的大門，也被他們大聲的急搗。我起來忙去把門開開，就被東洋兵一刀刺破了額頭，還好腦壳沒有戳穿！我很快的給他們看了捕房的徽章，他們才沒有繼續行兇，還替我把傷口裹好。那晚，隔壁人家，有許多老小是設害的！」後來張君進這家公司裏去有些事，要我在門口等一下。不久，張君出來了，他告訴我：「這裏有一位東洋職員，在我華員面前，稱道他們東洋兵了得，說是一個東洋兵，好殺十個中國兵，可敵五個美國兵，或是兩個俄國兵。」這日本派狂言，誰能相信呢！倭奴，獸兵！你們的夢話，也祇有你們自家會相信得過！不過我十九路軍和忠勇的各軍將士，都沸騰着熱血，誓死的作戰，決不像你們所想像的不抵抗的懦蟲，供屠宰的豬狗；要知道他們是有血性的健兒，個個是有反帝的情緒，在黃浦江頭，已屢次把你們這些瘋狗殺得大敗，他們並不從此驕惰，還是不懈的沉着應戰，除非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方酬了他們此生的心願！而且我們全國的民衆，都願擲下頭顱，做他們的後盾，雪我歷年所受的恥恨！倭奴，獸兵，別再作囂語，你們的頭腦也好清醒些了！

(八)真比北老要兇得多。我想不會被堅執銳的去衝鋒陷陣，還是先回到杭州，然後從國道赴南京，好替公家運用我的彩筆，作些國難宣傳畫，也算盡了我的心力。便于三月

一日下午一時，從南站乘火車到杭州去。車上盡是逃難的人，大家擠得呼吸不靈，叫苦連天，晚上十二點鐘，方抵杭州城站，就到一家旅館裏去過了一夜。當我在上海時，已寫了封信到紹興家中去過，如今上海發生戰事，想我家中的父親祖母，一定在苦結着眉頭，懸念他們礮火中的孩子；現在我既到杭州，不如返紹一輪，以安老人之心。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渡錢塘江，乘汽車到紹興，再坐「小划船」回到家中。杭紹交通，除了汽車，水道有輪船，也可直達。這天由杭開紹的輪船，因逃難人多，船身太重，中途肇禍，觸礁淹滅。除了救起的人之外，淹斃逃難的搭客十七人。我到家後，對家人訴述我在滬遇險的經過，又告訴他們，我明天就要離家到南京去的。

祖母便帶着哭說：「你就在家過活吧，我一定不讓你再出門去的了！」

父親說：「千金之子，不死于盜，等戰事平了再說！」我決不肯坐守家園，而怕太傷了老人家的心，終于在家中暫且鼠伏起來。每天無非看了報紙，便把上海日兵暴行的時事講給鄉下人聽，他們聽了便說：「呀！東洋鬼子，真比北老要兇得多！」

(九)那末我就到杭州去。我在家裏悶悶的住了十七天了，內心每自疚責：「頑寇已深，非傾國之衆，個個跑上前線，不足以挽我民族危亡；壯年男兒，尤當爭赴疆場，豈

知國難方殷，竟還有沒出息的年輕小夥子，會在鄉間鼠伏着！青羊，你可能于心無愧？」我屢次向父親祖母訴說：「我在家氣悶得要命了，還是讓我出去吧！況且上海我軍大勝，杭州，南京，總是平安的。」

「南京，日艦砲打過下關呢！」父親說。

「那末我就祇到杭州去。」我堅決要走。

「不過你到了杭州城裏，也得時刻留心，聽得風聲不好，你就趕緊回來！」

我于二月二十日晨由家動身，下午到了杭州，在省黨部過了一夜。次日晨間七時，我已身在赴京國道上的長途汽車中了。國道不平，車子太壞，汽油臭味直冒鼻管；自杭州至長興一段路上，我在車廂中無刻不作嘔吐。到了夾浦地方，換了車坐，嘔吐方止。下午七點光景，天色漆黑，汽車已開亮電燈，在湯山並木道中進行。迎面來了一隊騎兵，雄赳赳的，使我肅然起敬！他們都是國家的干城！八時車抵都門，回到館中，見到離京前自家畫的「雪恥復仇」圖，已經出版，貼在牆上。

想起我給就的一冊給孩子們看的畫稿，以驚惶離險境，不會帶走，無情的燬火，大概已把它變成灰燼吧？教我何時得瞧孩子們無限情意的笑靨！

## 可怕的房子 (續第一〇九期) (子沙)

老馮到下午約五點多鐘，轉到鼓樓南郭先生的家裏。他正給郭夫人替豆腐的時候，郭先生回來了。

「啊！好——好得很！」老馮這樣說着，跟郭先生進了房子，用小聲顫着嗓子說沈媽囑託他的那

一套話——他原來莫聽清的話和中間忘掉了的話當然很多——並且，他只說到「錢九喚沈媽掃地上的灰，沈媽看不見先前在房子吃酒的那位先生，就完了。」

「那位先生到那裏去了？」

郭先生驚異底問。

「啊！——哦！」老馮手按在頭上，顯着想了一下，叫「啊！被子捲！沈媽進了房子，看見牆角有個大被子捲！到那晚晌半夜，錢九教她喚洋車來，把被子捲帶走了！……啊！」

「咳！被子捲？」

郭先生大吃一驚，這樣喊。

「哦！被子捲！請你先生費神給沈媽想個法子吧！」老馮繼續說。

「他們在那裏住？」郭先生問。

「在東城根！到這裏很遠！要走近，我就帶沈媽來了！」

「啊！你記得他們的住處？」

「記得！咳！」

郭先生又發了幾個質問，最後，他斷定此事與老馮完全沒關係，於是把水菸袋替到老馮手裏，說：

「你先歇菸！我還有點事，要出去一下！我回來咱們再說！」

「郭先生！這事可不要向別人說！」老馮望郭先生懇求。

「那……」郭先生搖頭勉強笑了說郭先生出了門，到「偵緝隊」隊長住的處，說明了老馮的一套話。隊長又問了幾個要點之後，派了一位幹練探員，帶了五名武裝隊士，和郭先生同

行。到郭先生的家門口，武裝隊員統統站在外邊，便衣探員和郭先生進去。

他們爲不使單純的豆腐老人受驚失措起見，極力向老馮伸說那件事不大要緊，現在「偵緝隊」要向男婦問幾句話，只要老馮引他們到門口就好了……老馮向探員又發了幾次老馮式的不得要領的問答之後，決定引他們去

共費了兩點多鐘，把錢九和那位婦人以及沈媽統統逮捕了。

郭先生到東城初看見錢九和那婦人的時候，覺得幾乎要失神。因爲婦人就是屈蘭芳的夫人，錢九是夫人的胞兄。

錢九和婦人在法庭最後的口供情形如左。

錢九原來是屈蘭芳夫人作生意（娼婦也）時代的一位顧客，並不是什麼兄妹。慘事發生的五六天以前，他無意中在夫人的舊鴉母（娼妓的主母）家，聽見屈蘭芳有幾千元現款。過了兩三天，他又打聽得一位友人（即郭先生）請屈蘭芳晚晌看戲，屈君晚晌出了門，他便一直進了屈君的房子。見有老馮在內，他向屈夫人使了一個很兇惡的眼色，說：

「我昨天才由鄭州來！母親教我問候你！」

夫人作生意的時候，知道錢九的殘兇人物，所以就莫敢講別的，只馬馬糊糊應酬了一下，讓坐。

「我由火車站的旅館來，莫吃晚飯！教老媽買些燒餅臘肉去！」

錢九說着取出開封當時用的銅元票子五張，共五百文，給老媽——這是他賺老媽在當面不好講話——老媽出去之後，他很敏捷底到夫人跟前說：

「今晚是你的死活時候！就是你願死願活，都隨你的意思好了！我們幾個人已經打聽得屈蘭芳有幾千塊錢！……」

「他的錢莫在這裏！你不信了，去看！」

夫人插說這一句，指床邊的箱子。

「我們也知道莫在這裏！所以要慢慢辦！你今晚能聽我們的話，咱們就一起作這個事！彼此同發這個財！大家也都看得起你！若果你不能聽，那就要教你和屈蘭芳一同送命！」

若是普通婦人，聽了這種話，當然要大驚或者哭了。但是，在惡社會裏浸漬已深的屈夫人，只看了錢九一眼，小聲咳嗽了一下，說：

「九爺！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好！好！錢九看見婦人心動，又慮老媽回來，喜得搔了一下頭，急說『你能跟我們一起來，咱們就這樣辦吧！就是我明天帶些禮物來，稱是你的胞兄由鄭州你母親那裏來！』（婦人原來有母親和一位胞兄在鄭州，但是早已不知下落了。她是胞兄賣給班子的。）到此地找事幹！你對屈蘭芳對老媽都這樣講！我能天天到這裏來，咱們就可以慢慢想法子了！你願意這樣嗎？」

「啊！那有什麼不願！不過他決定過了十五帶我回陝西去呢！」

「這更好！今天是初八！再有七八天了！這更好！你跟他離鄉離戶跑到陝西去幹什麼！那麼，咱們就決定這樣幹吧！」

「好！」  
婦人竟然快諾了。

「老媽快要回來了！可是，你無論是什麼時候，對屈蘭芳對老媽都不可漏一點形迹！」——這個要緊！老媽回來，我吃了燒餅就走了！今晚晌老屈回來，不要說什麼人來！」

「哼！」婦人點頭。  
錢九退了兩步，坐在椅子上喝茶。

一會兒老媽回來了，錢九急急忙忙吃了一回走了。

次晨九點鐘，錢九提了許多禮物，到屈君房子門口，故意向院中人（這院子共住七家人）大聲問屈先生的住處。

錢九進了房子，屈君還未起床，他向剛才洗過臉的屈夫人，說了前天由鄭州母親處來與許久未見的殷情和再開封費盡神才找見這個住處的情形：

屈君起床的時候，婦人略微介紹了兩三句，錢九便用十分殷勤的調子，極力周旋說明。鬧得屈君對於十多年相失的兄妹發了無限的感慨……

從此，錢九便每天來看胞妹。並且稱會作菜，時時幫忙給屈君做幾樣中吃的東西。鬧得屈君大喜，送了錢九三十元。

在這個中間，錢九教給婦人些巧妙作法，問出了屈蘭芳的大款在什麼地方保存，和怎樣的取法（因為屈君的錢在幾個商號分存）。

這種事弄清之後，到八月十四，錢九教婦人故意和老媽衝突，隨即逃去。次日十五早晨他引來沈媽……

十五日晚間，錢九灌醉屈君，又命沈媽用研柴聲混亂別人的聽聞，他一方面演那最後的慘劇。把屈蘭芳的屍體裝入被捲之後，到十二點鐘，錢九帶被子捲坐洋車一直到南城的一個僻靜巷子。巷子將盡的時候，他看見約二十步之外，有站崗的巡警，他知道從此以南到南城根盡是空地，他於是命車子站住，下來開了腳錢，打發車子走去。他帶被子捲到一家門口敲門，主人出來，他捏問了一個人的姓名，主人稱說不知道。他又往北敲別家的門，結果，也是這樣。如此，他往北走着敲了四五家門之後，漸漸看不清站崗巡警的時候，坐了一輛車子，回去了。

次日，錢九把屈蘭芳的頭顱裝入麻布袋，持往北城，投入龍亭西邊的蘆葦深處……

錢九並教給婦人，怎樣對付來訪屈蘭芳的客人。

這個慘劇後的第四日晚間，郭先生往訪屈蘭芳後，次日錢九便和婦人移居到南大街。到九月初一，他們又移居到東城。

## 黃浦江頭的惡象

(胡勃之)

看啊！血慘慘地的大屠殺又降臨了，  
降臨到東亞被壓迫的大衆，  
赤血滲透了黃浦江的浪潮，  
去匯合了太平洋的巨流。

櫻花島國帶來了洪關的喪鐘，  
它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狂吠道：

我們要殺服支那的暴徒，  
保護帝國的建築。

砲火轟毀了滬北的高樓大廈，  
失業大衆之嗚咽號寒於街頭，

## 全世界弱小民族反帝的宣言

——轉載弱小民族解放協會告世界弱小民族書——

親愛的一切弱小民族們！我們受帝國主義之殘酷的壓迫和宰割，現在已達到極點了。我們的國土已被完全蹂躪，我們的膏血已被吮吸殆盡；這種悲慘的侵略與榨取，我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今天，我們要明顯地舉起反抗的旗幟，我們要熱狂地慶祝民族革命的完成。

事實昭示我們，現在帝國主義已到了窮途末運，世界經濟的恐慌，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且尖銳，各國的失業羣衆，一天一天的擴大增加；在這劇烈轉變的情勢之下，我們堅決的相信；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必然地要崩潰滅亡；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也必然地要爆發高漲。年來帝國主義者雖然仍在作最後一瞬的掙扎，對弱小民族加緊侵

千千萬萬的慘死的大衆啊；  
你不瞑的雙眸該向誰凝注？

你聽過鎮靜忍耐的甜言蜜語，  
你生活着黑暗世界的巨痛深冤；

但這却是你應得的酬報，  
最後的命運——血的花圈。

血淋淋的慘殺緊逼着脚跟，  
你還是溫順地赴死如像羔羊？

還是堅強地鬥爭主張自己底生命？

聽啊！那一聲聲隆隆的砲聲，  
正在這樣地對我們訊問。

二十二·一九三二·于浦東

略，以謀挽回其垂死的運命。然而，這已是不可能，而且正因其加緊壓迫的結果，更加激烈地燃起了弱小民族的革命反帝的火燄！

自歐戰而後，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勃然興起；土耳其，阿富汗底獨立，先後與帝國主義者以重大的打擊。最近數年，印度韓國之猛烈的獨立運動，尤使帝國主義者會惶失措。固然，這些運動因爲主觀力量的薄弱，以及各民族運動底行動不統一，先後的個別的被擊破了，到今日仍沒有完全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但經過這多次的鬥爭，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與兇惡，已更加深刻地認識了；我們對於弱小民族革命運動的信念與決心，更加強固了；我們對於弱小民族的命運與前途，也更加樂觀了。我

們堅信：歷史的車輪是不斷地在轉動與前進的；世界弱小民族決不會永遠地被壓迫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不過，我親愛的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們！在過去的多次鬥爭中，我們已觀察到受了許多欺騙和犯了許多的錯誤。今日，我們從事民族解放運動，對於過去之被欺騙和錯誤，要有勇敢的自覺和改正底決心。現在，本會願將我們所認為過去所受的欺騙和所犯的錯誤，以及今後我們所要遵循之正確的途徑，宣告於我親愛的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之前！

本會認為過去所犯之錯誤，就是大都只空洞地叫著民族革命，而沒有確立民族革命的性質，與一貫的步驟。空洞的民族革命，是反動的國家主義的變相。在這傳統的口號之下，國出一切反動勢力，以及帝國主義的走狗，都拿這口號來欺騙羣衆，甚至拍賣羣衆。這是民族解放運動底最大的危機。

其次，甘地的無抵抗主義，我們認為不僅是根本觀念的錯誤，而且是對於敵人的民族解放運動底一個大反動。在帝國主義強暴和兇惡的壓迫之下，只有廣大的羣衆，勇猛地直接地反抗與鬥爭，才能致帝國主義者的死命。甘地的無抵抗主義，不僅於事實毫無補益，而且會削弱革命羣衆的鬥爭性。所以，甘的無抵抗主義，我們必須加以嚴厲抨擊和糾正。我們認為推翻帝國主義的制度，決不能追求之於落後的農村手工業的經濟組織。甘地企圖恢復產業革命以前的經濟制度，尤其是開倒車的反動行動。

過去民族運動過程中，我們所受到的欺騙與所犯的錯誤，已給予我們不少的歷史教訓與經驗。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距離終期愈近，它的殘暴性亦愈烈。從此次中日和英印事變中，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帝國主義者對於弱小民族的宰割已急劇展開了一個新的鬥爭新的形勢；在這個新的鬥

爭新的形勢之下，我們應本著過去的教訓與經驗，重新建立我們今後民族運動底基礎與確定今後鬥爭底途徑。我們的主張是：——

(一)在不違反歷史進化的法則之下確立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過去民族解放運動最大的錯誤，便是沒有確立我們運動的意義，有為資產階級所偷竊利用，即為違反歷史變革法則底荒謬行動；以致運動爆發一次，失敗一次；結果，於事實無補，徒為許多無謂犧牲，削弱民族運動勢力。我們知道，歷史的車輪是不斷地前進的；領導和擔負這個偉大的責任，只有我們一切被壓迫的下層民衆，決不能容許其他反動分子參加，擾亂我們鬥爭的戰線。同時，我們民族運動的意義，決不是狹義的帶有國家主義性的民族運動也不是像甘地所主張，那樣開倒車的民族運動，而是在不違反歷史進化的法則之下帶有社會革命性的民族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民族運動鬥爭最正確的意義，是如此的！

(二)組織弱小民族國際確立民族運動中心。我們過去的錯誤，便是沒有國際的團結，敵人聯合而來，我祇局部應戰；結果，為帝國主義者各個擊破。我們知道，一切弱小民族命運相同，即不應有畛域的劃分，應根本本地實行國際的大團結，從速組織弱小民族國際，確立民族運動中心，通盤計劃，作廣大的有效的行動，才能摧毀敵人，完成偉大歷史使命。

(三)應與無產階級聯盟戰線。無產階級鬥爭與弱小民族鬥爭，性質雖有不同，敵人只是一個。在這個偉大的鬥爭戰線上，弱小民族不應視為異類，必須聯合戰線，擴大革命行動；這個革命才有意義，才能徹底的得到解決。

以上三點，我們認為是在目前民族解放運動底現階段上最切要的要求。一切歷史條件早已肯定我們前途的必然勝利。來！起來！組織弱小民族國際，擴大革命行動，勇敢直接地向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進攻！